

【姬屋藏郊】奔流不息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807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8078>.

| | |
|------------------|-----------------------------------------------------------------------|
| Rating: | Mature |
| Archive Warning: |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
| Category: | M/M |
| Fandom: |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
| Relationship: | 姬屋藏郊 , 发郊 |
| Character: | 姬发 , 殷郊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3-08-15 Updated: 2023-11-09 Words: 29,344 Chapters: 9/? |

【姬屋藏郊】奔流不息

by [yuyu1226](#)

Summary

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无良作者又开新坑

这个复活郊比我之前写的都要郁郁一点

又名殷郊的心理治疗中心

he已完结！

番外《兔子急了不咬人》更新中，殷郊变成了兔男郎。

番外一己之力改变了这篇文的分级。

Chapter 1

殷郊刚醒的时候，一脸茫然地坐在缥缈的仙气里，左看看右看看，几乎不知今夕是何年。“下山吗？”待到调养好了，师父问他，“去西岐？”

虽然姜子牙问过几次了，说是殷郊必须来西岐不可，但作为师父，广成子还是得关心一下徒弟自己的想法——彼时那爱钓鱼的姜小老头还存着点诛灭纣王，扶殷郊登王位的心思，着人来传话，收获殷郊背影一个：“上行刑台的那一天我就不再是殷商的太子了，诛杀殷寿可以，接任王位却是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前尘往事已经过去，天下共主注定不是我。”说得客气，其实直白点就是，杀爹在所不辞，继承王位就算了吧，还嫌朝歌不够可怕吗？他本就对王位无甚兴趣，况且如今的王座对他来说，只是由一位位亲眷的命堆起的尸山血海罢了——母后、比干叔祖父、伯父、祖父，还有自刎在冀州城下的苏全孝——累累血债，叫他如何手刃了殷寿，再踏着血去做商王？再者，他在宗庙无数祖先沉默的注视下，已经说出要将命还给殷寿的决绝之语，父子之情早已断绝，谈何继承？

眼见劝说无果，姜子牙也不急，他认真思考了一番殷郊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算盘转移着往西岐头上打——姬发已经是反了，不仅反了，还杀了殷寿一回，加上伯邑考惨死、西伯侯受辱之仇，西岐和殷商早就是深仇大恨了，要他看，姬发既有仁义之心，又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勇气，来做这天下共主，更是不错。

问题解决了，沉下心开始空垂钓的姜子牙却仍没放弃往昆仑山传信——无他，天下共主这事儿是暂时解决了，但是殷郊还是不能不来西岐啊！眼看着姬发每天政务压身，闲暇之余还不忘远眺发呆，姜子牙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年轻人必定又是在不停歇地思念殷郊了，可惜西岐不是朝歌城，姬发连睹物思人都没多少机会，就剩把鬼侯剑作为昔日的见证——但盯着鬼侯剑，他又要想起殷郊人头落地的样子，越发的悲惨了。

善心大发的姜子牙决定多催催，让殷郊早些来西岐，免得姬发天天害相思病。哪吒对此表示疑问，说师叔这也是我们要管的吗？姜子牙拍拍哪吒的小脑袋：“唉，促成姻缘一桩，也是好事。”

“那就去把殷郊抓回来！”哪吒摩拳擦掌，“混天绫一捆，多简单！”

“你你你你，”姜子牙拉住这冲动的小师侄，“抢回来的有什么用，得人家心甘情愿啊！”

“可……”哪吒还欲争辩，却耳尖地听到身后传来姬发沉稳的脚步声，忙不迭闭了嘴，但还是让抓住了：“你们聊什么呢？”姬发的声音比之昔年已经褪去了少年气，如今一开口，竟然隐隐有些不怒自威的气势。

“啊……”哪吒结结巴巴，随口扯谎，“师叔伯们找我们回昆仑山上一趟呢。”

“既然如此，便快去吧，”姬发听闻昆仑山三个字，眉目之间染上一丝急切神色，“若有殷郊的消息，务必带回来给我。”

“唉，”哪吒看姬发这样子，自感罪孽深重，急匆匆踩着风火轮去了，“若有消息，必定带回。”

哪吒一向是个心直口快的性子，藏不住事，上来就问殷郊：“你跟不跟我去西岐啊？”殷郊背着个小背篓，说是刚采完灵药回来，额头上还挂着一点汗：“今天？今天不去吧……”

“为什么！”哪吒不理解，“你看，你一个修仙之人，爬个山怎么还出汗？”

殷郊摆摆手，不好意思地笑：“我……修为不精……”

“什么不精，”哪吒一把抓住殷郊的手腕，探了探，下了定论，“分明是心思不在修炼上！”

“唉，”被戳穿心事，殷郊叹气，“不是我不下去，我同师父提过，要去斩杀殷寿，师父却说，如今闻太师坐镇朝歌，只怕是我刚到城门，就要被人拿下了。”

哪吒想想闻太师那可怕的实力，赞许地点点头，随即又很机灵地回到正题上来：“不对啊！那跟你不去西岐，有什么关系？”

“……你不懂”殷郊头疼，“总之你先去吧，我今天是不会跟你走的。”

哪吒劝说无果，“哼”了一声，风火轮“蹭蹭”两声响，愤然转身：“嘴硬得很，到时候姬发害相思病死了，你就哭去吧！”

其实殷郊也不是不愿意去西岐，实际上，他刚睁开眼睛，脑子里就只记得三件事：殷寿可

恶，母后悲惨，还有姬发不顾自身安危要救他。他听师父说，姬发回到了西岐，并且已经开始训练军队，要讨伐昏庸无道的殷寿，也听说，殷寿从复活后，行事越发离奇，又是酒池肉林又是炮烙之刑，已经是让百姓怨声载道的残暴昏君。殷郊当时就想下山加入西岐大军，行李都收拾好了，晚上一静坐，却又品出几分犹豫来——原因无他，作为曾经的王储，殷郊早就放弃了继承什么王位，心里只有杀殷寿，尚未想过之后的事，可若是西岐成功，等殷寿一死，天下必定不是成汤的江山了。于私，他都很高兴自己认识多年的人能成为天下共主，救万民于乱世；可于公，比干叔祖父死前的悲呼，又时时在他脑子里回荡：“我殷商五百年基业——”，江山易主，这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到底是不同的。殷寿是个混蛋，可成汤江山到底是一代又一代人拿鲜血拼出来的，作为曾经的太子，他真的能做到像个普通人一样，在西岐的阵营中效力吗——殷郊从没如此清楚地感受到，曾经的太子之位，就如同华服上坠着的玉石一样，仍然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

距离哪吒来过又过了两日，这两日，殷郊连房也不回，每日便是坐在水边发呆，连广成子也看不下去，慈眉善目，飘飘欲仙地落在徒弟身边：“在想哪吒的话？”
“师父，”殷郊惊了一下，站起来行礼，“是徒儿心不静，让您担忧了。”
广成子笑咪咪的：“无妨，为情所困嘛，凡人有七情六欲，便会有此烦恼。”
七情六欲……殷郊略红了脸，低头道：“徒儿该罚。”
这也不能全怪他，谁叫哪吒说得吓人，“相思病”都来了，姬发那样身体好的人，能让哪吒都用上“病”这个字，只怕确实不好。
“确实该罚，”广成子依旧笑呵呵，“罚你去西岐走一遭，如何？”
殷郊愕然抬头：“师父？”
广成子一挥袍袖：“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去吧。”见殷郊还要挣扎，略微加重了语气，“这是师命，不可违背，只不许独自去找殷寿，这也是师命。”
“是。”乖徒弟殷郊老老实实作揖，领命下山去了。

来到人间，殷郊特意拖了点时间，没心思去欣赏久违的人世风光，在西岐城外隐去身形，随意寻了条小河边坐了一下午，直到月上中天，才慢悠悠地起身。
去看一眼姬发，他想，就看一下对方怎么样了，趁着大家都在睡觉。
夜色无声，殷郊一路顺顺当当地潜入姬发的屋内，借着那点月光，立在人家床铺两步开外的地方，像怀春少女一样，踌躇不前地盯着。
姬发和以前有点不一样，殷郊想，过往那点少年天真，似乎要给岁月消磨没了，梦里也皱着眉，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么愁人？
这样想着，他又忍不住上前一步，手也伸出去，想要抚平那人眉间的褶皱，然而挣扎半晌，指尖堪堪悬在姬发额前，却是半点落不下去了。
“殷郊！”一声低呼打破夜晚的沉静，姬发挣扎着从噩梦里醒来，入目是一室的黑暗冷清，但隐约又有一丝不对——经年作战的经验提醒着姬发，这间屋子里一定还有别的人在，没有一秒犹豫，他抽出床边悬着的宝剑，冲着暗处喝道：“谁在那儿！出来！”
“……是我，”几秒钟死寂一样的沉默后，殷郊显了身形，从暗处走到月光下，就像是姬发梦里最深处的那样，披着更深露重的寒气，几乎完好无损的，脖间横亘着一条红痕的，沐着银色的月光，站到姬发的眼前。

—tbc—

看红楼梦索隐派的解读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就是：以明朝遗民的角度来看，作者一边批判着大明皇室官场，一边表达着字字泣血，国破家亡的悲痛。怨昏君与悼故国，这两种感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对于殷郊来说，殷商不仅是殷寿的殷商，更是他们祖祖辈辈几百年的基业，是他们作为王室要守卫的“江山”，所以想来作为前朝太子，殷郊会有一些纠结吧。

最后放个彩蛋算是预告？

这都没关系，姬发想，只要殷郊回来了，其他都可以慢慢解决，反正从来在这些大事上，其实都是殷郊听他的，在他这里，殷郊连生死也决定不了，人都往剑上撞了，也得听他姬发的活下来。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就一直talk

殷郊被姬发留了下来。

这结果连杨戩这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见了都不觉得奇怪，当年跟着姬发一起劫法场的西岐兄弟们看了也不觉得奇怪，大家都默认了，若是殷郊下昆仑山，肯定是要来西岐的。

但是殷郊自己觉得有点奇怪——他回顾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还是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留下来了，原本准备好的腹稿全打了水漂，简直就像被人下了迷药似的，意志半点也不坚定。

“也可能姬发真的给你下了迷药，”投奔西岐的姜文焕点评道，“我觉得但凡涉及到你的问题，他也不是做不出来这种事。”

“不至于吧，”殷郊下意识地反驳，“姬发哪会给人下药啊？”他皱着眉头看向这许久未见的表弟，觉得对方的脑袋一定是被饕餮拍坏了。

“那就是你们俩情投意合，”姜文焕忍着翻白眼的冲动，“久别重逢，情难自禁，干柴烈火……”

“停！”殷郊听得耳根子都红了，“你不能因为我们是晚上见面的，就瞎说这种话。”

虽然殷郊确实对姬发怀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心思，而姬发，如哪吒所说，也确实是一个相思病患者，但那天晚上两个人见了面，除了盖着被子聊了天以外，确实什么也没发生。

说盖被子聊天都是抬举了。一开始，殷郊带着一种偷窥被发现的尴尬，无所适从地站着，试图强装没事地打个招呼，结果话还没出口，他就看到姬发像着魔了似的，剑一横试图割手掌心自残。

“这是做什么！”殷郊震惊，殷郊不解，殷郊扑上去阻止，“就算你怀疑是做梦，也没有这样的吧！”正常人不都是扇自己一耳光，或者掐自己胳膊吗？

姬发的表情微微松动了一点——在殷郊冲过来之前，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处理政务一般严肃的神色，这也是殷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心虚的原因之一。他稳稳接住扑上来的殷郊，略微紧了紧双臂，确认怀里的人是热的，软的，心跳蓬勃的，这才迟疑着开口：“殷郊，真的是你？你真的回来了？”

“当然！”殷郊被姬发这好似魔住了一般的样子吓得够呛，一边答应一边撩开披散的长头发，给姬发看自己脖子上的伤痕，“你看，都治好了，我真的回来了。”

姬发的目光落到殷郊脖子上，眼睛微微眯起来，目光沉沉，沉得好像窗外黑得无边无际的天色一样，看上去比刚刚还吓人了。在这种目光的审视下，殷郊也就像被猎手盯上的某种食草动物一样，一动也不敢动，老实安分地坐着，连呼吸都下意识放缓了。

半晌，姬发像是终于看够了，他长叹一口气，小心翼翼地伸手来摸那道暗红的疤：“疼吗？”

“早就不疼了，”殷郊跟他面对面靠得很近，小声地回答，“没事的。”

也不知道姬发听到没——总之，他依然像着魔了似的，一手握住殷郊的后颈，大拇指在那道疤上来回地抚摸，动作轻得像羽毛拂过。殷郊被摸得有点不自在，还有点痒，下意识求饶：“别摸了，好痒……”

话还没说完，殷郊就感觉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是被摔在了床上，眼前是倾身压上来的姬发。

被人这样压在床上，殷郊脸都红了，结结巴巴地问道：“姬发，你，你干什么，你……”

“睡觉，”姬发没等他磕绊着问完，直接伸手覆上殷郊的眼睛，“明日再说。”

“哦，”眼前一片黑的殷郊乖乖地应，随后又觉得不对，惊慌地问，“就睡这里啊？”

“是啊，”姬发松开手，若无其事地躺下，毫不留情地宣布道，“就睡这儿，大晚上的上哪儿

给你安排住处去。”

“那就说明你就是愿意留下，”听完殷郊简单的描述，姜文焕评价道，“不然你可以用仙法打晕他的。”

“嗯……”殷郊陷入了沉思，“我好像忘了这一茬了。”

这句话得到了姜文焕鄙视的目光，对方脸上写满了“被爱情冲昏头脑就是这样”几个大字，像个直言不讳的文官一样，继续抛出更尖锐的问题：“还有，当天就算了，这都过去几天了，你怎么还住在他屋子里。”

距离殷郊来西岐也有好几日了，因为身份尴尬，心里事又多，这些天他竟哪也没去，每日就坐在屋子里打闷葫芦，被哪吒调侃为“天性不爱动的小师妹”。姬发每日忙于政务，对殷郊不出门的行为毫无异议，也从没提起过要给人换屋子，偶尔殷郊问起来，他就用一句“今日事多，明天再说吧”搪塞回去，倒弄得殷郊怪不好意思的，也就没多问了，两个人就这么同吃同睡的，整个西岐上下，竟然也没一个人有意见。

“那当然没人有意见，”姜文焕觉得自己的表哥被砍了一次头以后，应该是又迟钝了一些，“文王年迈，西岐的这些人，还不是都听他的？你就是每日在屋里抚琴跳舞，下面的人也不敢说什么。”

——可能只会高兴他们独身多年的世子终于铁树开花，抱得美人归了。后面这句姜文焕咽下去了没说，他觉得说出来对殷郊纯洁的心不好：“唯一能提出来有意见的人就是你，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实在不乐意，他也奈何不了你。”

“这个……”殷郊微微低头，陷入了沉思，发现自己确实回答不了姜文焕的问题以后，他决定转移话题，“文焕，我问你，来西岐，加入伐纣大军，你是什么心情？”

这下换姜文焕愁眉苦脸了，他脸色一沉，目光遥远地望向远方，半晌才回答道：“殷郊，殷寿逼着我在大殿弑父，我的父亲，也是你的舅舅，握着我的手，将剑送入他自己的心脏，从那一刻起，我与殷寿之间，就只剩下血海深仇。伐纣对我来说是复仇，况且，”姜文焕收回目光，转过脸来看着殷郊，“我知道，在殷寿的统治下，像我这样家破人亡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战争尚未正式开始，就已经有那么多人痛苦死去，为什么？是因为天谴，因为君王的私欲——现在的他们，在成汤血脉的‘庇佑’下，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

“‘庇佑’……”殷郊愣住了，耳边响起冀州城下的风声，眼前是得知舅舅死讯时，母亲眼角那滴将落未落的眼泪，而此刻那滴泪好像终于落下来，滚烫地灼烧着他的心，“可……”

姜文焕站起身来，背着光，让殷郊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的问题我无法给你答案，成汤先祖的血并不在我身上流淌，你的问题，只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答案，你只能问问你的心。”

问问自己的心——殷郊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到个想要的答案，却仍然像被困在迷雾中一般，怎么也找不到出口。师父曾经说，天地清气有助于参悟，殷郊一向很听师父的话，于是大晚上的不睡觉，一个人跑到麦田里散心。

说是散心，其实也就是在田埂上随意找个地方坐下，发着呆听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彻夜鸣叫。姬发也来了，他刚刚忙完，甲都没卸就急着来找殷郊，叮叮咣咣的，动静很大。殷郊头都没回，指着麦田问姬发：“西岐今年，还是欠收么？”

“是，”姬发直言不讳，“从天谴开始便一直这样，好在西岐粮食储备足够，只是别的地方的人，日子就难过了。”

殷郊苦笑一声，像是自嘲：“可我听说，在朝歌，王室仍然锦衣玉食，所谓酒池肉林，都已经天下闻名了。”

姬发站在殷郊身后，沉默着握紧了剑，半晌回答道：“……是。”

“真不是东西，”殷郊语气平平，讲的话却惊人，“若我是天下百姓，自然也希望成汤王室被取而代之。”

“殷郊，”姬发看不到他的表情，心里有点慌，“我一直没同你说过的，但是既然你愿意提起……其实什么天下共主，我根本不在乎，若是你愿意，伐纣之后，我可以做你最衷心的臣民。”

姜子牙同他说，殷郊不愿意做天下共主，他知道殷郊的心，却也知道殷郊的犹豫不决来自哪里——伐纣是为了天下人，但伐纣之后，只要殷郊不走，其他的其实也没什么所谓。

“不行，”殷郊毫不犹豫地、迅速地拒绝道，“你才是最合适的天下共主，从小你就是质子营

最优秀的，而且心怀仁善，智勇双全，你才是天下人需要的新王……而我，”他放轻了声音，残忍又温柔地对自己下了判决，“我是成汤王室这棵大树根系的一部分，树倒了，我也应该被挖出来，曝尸荒野。”

“不是的，”姬发着急否认，“你说的不对。”

殷郊笑起来：“姬发，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作为王室，我的人生就是根系深扎进大地的一棵树，我靠着汲取土地的营养生存，但同时也被困在那儿，如果有一天，我脚下的大地不复存在，那么我也应该不复存在。”

他说得轻巧极了，好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寻常。姬发半点听不得他的话，反驳道：“不对，你不能这样想。”

“人生是一条河流，”姬发上前一步，站在殷郊身旁，耐心地劝他，“人生不是一棵画地为牢的树，或许你觉得你的过去，你的血缘是你脚下的大地，但也许它们不是呢？也许它们只是长河岸边的风景呢？作为王室子弟，你跟随殷寿四处征战过，守卫了成汤江山，作为一个儿子，你为了劝谏你的父亲，已经付出过一次生命，”姬发蹲下身，看着殷郊漂亮的眼睛，缓缓说道，“你已经死过一次，但是你活着回来了——没有哪棵树被拦腰截断了还能活，但河流不一样，即使是干涸的河流，只需要一场大雨，便可以恢复生机。既然河流还在继续向前奔腾，或许……也可以看看新的风景呢？”

新的风景，殷郊沉默半晌，终于轻松地微笑起来：“我许久不曾下山，还未亲眼见过如今的人间，所知道的都是耳闻得来……下次骑着马出城的时候，请带上我吧。”

—tbc—

彩蛋时间

来麦田里找殷郊之前，姬发其实在听姜文焕汇报军务，除了军务，还有这两兄弟今天的那场谈心。

“我知道了，”姬发说，“多谢。”

姜文焕摇摇头：“我也只是说了心里话，如果能帮到你自是最好，只是”他叹口气，“也不知道殷郊什么时候才能想通呢。”

“不急，”姬发笑道，“他如今留下来了就很好，将来的事，将来自有办法。”

至于将来殷郊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这都没关系，姬发想，只要人回来了，其他都可以慢慢解决，反正从来在这些大事上，其实都是殷郊听他的，在他这里，殷郊连生死也决定不了，人都往剑上撞了，也得听他姬发的活下来。

Chapter 3

Chapter Summary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夜色沉沉，西岐的营地中，篝火已经热烈过一轮，现下正有气无力地燃着。小伙子们闹过了，也都已各自散了，留下一地杂乱的脚印，以及被剔干净的动物骸骨。年纪最小的兵被留下来收拾残局——他长着一张圆脸，性格也好，因此老被这样“欺负”。

夜巡的士兵配着剑走过，盔甲擦碰时偶尔发出寒意森森的声音，这声音他们都听得熟，战场上比这还尖锐的声音也有——刀剑相交声，马儿嘶鸣声，冷箭破空声...身在乱世，就是路边的老妪，对这些声音怕也已是熟悉得不得了了。

小兵弯下腰拾东西，再抬头却见身边不知何时立了个白衣飘飘的身影，这可把他吓了一跳：“嚯！”

“别紧张。”那个白衣人说话了，嗓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惊动夜巡的队伍，边说边从腰上解下一块令牌递到小兵眼皮子底下：“看，我不是坏人。”

小兵仔细看看，确认过令牌是西岐阵营的无误，这才顺着那白衣人露出一截手腕往上看——眼前人身着一身昆仑道袍，宽衣广袖、身姿笔直地立在那里，头上还带了一顶挂着白纱的斗笠，把脸遮了个严实，许是不愿暴露身份。风一吹，这人衣袂飘飘，长发也飘飘，看着像是要羽化而去。

哦——小兵福至心灵，想起来这人是谁了——自闻仲回朝，商王殷寿死而复生，又是劫法场又是刺杀王上的西岐自然被定了个大逆不道之罪，成了大邑商讨伐的对象。休养生息后，商王放下话，要夷平西岐，捉拿叛贼，殷商太师闻仲领王命，气势汹汹直奔西岐而来，择一处驻军后，便时不时派人扰边。西岐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有战必迎，几番下来，殷商大军竟也讨不到好，双方陷入胶着，故此这些时日西岐附近仍是纷争不断。

如今西岐仍是姬昌主政，但明眼人都看出来，从朝歌回来后，姬昌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伯邑考已死，待姬昌仙去，届时整个西岐，就全交到如今的世子姬发手里了，因此西岐周边大小纷争虽多，姬发却不是场场亲至，一则分身乏术，二则臣民也极力反对——亲征难免危险，西岐已经不起再失去一个世子殿下。

这次交战其实规模算不得大，但偏偏姬发这次亲自来了，世子殿下带领作战，意义就大不一样，士兵们大受鼓舞，士气高涨，把殷商那方派来的人打得慌不择路。

而眼前这个白衣人，便是他们昨日行军时看到的那位与世子殿下并辔而行的神秘仙家。

军中也有好奇的，窃窃私语，议论这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人能与世子殿下并肩而立，同进同出？小年轻们不懂，议论的声音却传到百夫长耳朵里，他摇摇头，警告大家莫要再问，只当是寻常昆仑仙人便是。

这倒是可以接受，毕竟西岐阵营多的是昆仑来的助力，譬如他们的押粮官便是那额生一目、仙气飘飘的杨戩。

却不知这仙人深夜来访是何用意？小兵疑惑着，谨慎地问：“见过...嗯...不知阁下有何...”他向来没与这些人打过交道，此时竟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仙人在面纱底下轻轻笑一声，毫不顾忌地一撩衣袍坐下，熟练地捡起一根树枝，一边对着快要熄灭的篝火戳戳弄弄，一边招呼道：“你也坐。”

小兵迷迷糊糊地依言而动，刻意坐在仙人下首，傻乎乎地端坐着等人开口。

“你是西岐人？”仙人问他，“听你口音却是不像。”

小兵摇摇头，老实道：“我是朝歌逃难来的。”

“那咱们算是同乡，”仙人戳不燃那苟延残喘的一团火，索性放弃了，将树枝往旁边一扔，很轻松地问道，“你是为何来西岐的？”

“我跟我哥哥来的，”小兵挠挠后脑勺，回答道，“仙人既是朝歌人士，应该也知道前几年，

商王殷寿下令修祭天台的事，”见对方点点头，小兵便继续往下说，“我的哥哥当时便被抓去当苦力——我与他相依为命，他本不想抛下我一个人在家，奈何被士兵破门而入直接带走，连反抗的余地也没有。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回来了，狼狈不堪地出现在家门口，说是仙人临世，朝歌大乱，他趁乱逃的，还说要带我赶紧离开。我俩离家以后，便来了西岐。”

“原是如此，”仙人叹口气，接着问，“来西岐之后，日子可有好过些了？”

“这是自然，”小兵笑着承认，“文王仁爱，世子英勇，西岐民风淳朴，比起朝歌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最起码，我们在这里没有饿肚子，我哥因病去世后，周围邻居也很照顾我。”

“那...”仙人犹豫道，“比起打仗呢，在朝歌的日子，比起上战场打仗呢。”

“说实话，”小兵一脸诚恳地抿抿嘴，“在朝歌，走在路上也要担心被抓走做人祭，或是被抓去给商王修建取乐所用的高台，然后因为繁重的徭役落下一身的病，就如我哥哥一样。我听人说商王研制了炮烙之刑，还有数不清的刑罚，专以折磨人为乐——在朝歌待着，说不定比上战场还危险。”

“在这里，”小兵喃喃道，“军营里的前辈们虽然总把繁琐小事扔给我，但大事上一直帮衬我，上了战场也是护着我这个年纪最小的，倒像是亲兄长一般。”

晚风轻柔，仙人盯着火堆的残骸，不说话了。

小兵以为自己说错了话，一边反思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仙人，以为自己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正忐忑着，仙人却突然站起来了，小兵仰着头，只听得仙人语调轻柔地开口，话语里似乎还带着点笑意：“多谢，劳烦你陪我聊这许久，”说着，仙人指指那灭得彻底的火堆，提醒道，“夜深了，早些休息吧，晚风凉，待久了是要生病的。”

一路不惊动人地回到姬发营帐中，仙人摘下斗笠，露出一张艳丽的脸——这白衣飘飘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趁着夜色偷溜出去的殷郊。

说来这也不算偷溜，毕竟他来去自由，便是想夜不归宿也使得，但不知为何，在姬发眼皮子底下做这些小动作，老让他觉得有一丝莫名的紧张。

“使不得，”听完师弟夜不归宿的暴论后，师兄杨戩睁着一双大眼睛，诚恳地规劝道，“世子找不到你，后果会很严重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杨戩会有这种想法，但殷郊还是乖乖听话，出去游荡一圈，跟人聊了几句就回来了。营帐里黑漆漆的，姬发已经睡着了，呼吸声很浅，是在质子营起就有的习惯。

殷郊脱下外袍，手脚冰凉地往床上爬——方才他提醒人夜风寒凉并不是随口瞎说，是因为自己真的觉得冷起来了，道袍太薄，他出来又忘了系披风，叫风一吹，寒浸浸的。

被子里倒是暖和，殷郊不管不顾，冰冰凉凉的就往姬发身上靠，好汲取热量，顺便再次打心底里感谢姬发拒绝了他要分营帐睡的提议——不说别的，冷都冷死了。

姬发从他爬上床的时候就醒了，眼睛也没睁，下意识把人往怀里揽，迷迷糊糊地问：“出去做什么了？”

“去见了个从朝歌逃来西岐的兵，”殷郊被人搂着有点害羞，挣了挣，却发现姬发的手箍得死紧，根本挣不开，便也老实不动了，“倒是有缘分，我也是随便走走，一抓一个准，莫非同乡之间自有吸引力？”

姬发在被子里握紧殷郊冰凉的手，很感兴趣地问道：“他同你说了什么？”

“唉，”想起自己那个荒诞的父亲，殷郊深深叹口气，坦诚道，“说他是怎么逃来的——我先时为王室，行走于宫殿之间，看不到百姓疾苦，后来离开人间这许久，更是未曾料到殷寿已经残暴至此...姬发，来你这里的人，过得比在朝歌好得多。”

“也不必如此草率下结论，”姬发听殷郊说西岐好，心里有些愉悦，但还是做出个开解的样子，“毕竟你也只问了这一户。”

“不，”殷郊缩缩腿，轻微地把自己蜷起来，小声道，“我在朝歌时，见到的百姓永远是跪在路边的，我在马上，只见得一张弯下的背；可我在西岐，路过百姓居所，一路竟能看到百姓欣喜的脸，他们会抬起头同你们打招呼，这便是区别。”

殷郊心里清楚，其实不必多言，只需看到这一幕，商王之残暴，周王之仁爱，便已尽数体现。

姬发不说话，夜色里他看不清殷郊的脸，但也知道这大概是难过极了，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只好轻抚殷郊的背，等着殷郊自己想清楚。

殷郊缩在被子里，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滚烫地流进头发里——这滴泪却不是为了殷商王

室而流，而是为了天下百姓，也为了过去一心仰望父亲的，天真的自己。

如果说刚下山时，他心里还只有对殷寿的恨，那现在这份恨里，已经掺杂上了些许愧疚感。

应该做点什么了，不止是为了报仇，也是为了天下人，也许真的天命不在大商，西周王室才是万民需要的天下共主——像是放下一个大包袱，殷郊长吐一口气，吸吸鼻子，声音闷闷地开口道：“姬发，我要加入西岐阵营，和你并肩作战。”

姬发未料这人琢磨半天，竟然真的琢磨出这个结果——他本来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抚人后背的动作顿了顿，姬发抬手擦掉殷郊脸上湿滑的泪：“真的想好了？”

“真的想好了，”殷郊抬起脸，一双水润的眼在夜色里借着月光熠熠生辉，“我要留下来，要帮你。”

真好，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姬发开心得不知如何表达，但理智告诉他夜间突然蹦起来庆祝会吓到人——尤其是现在正是行军期间——想来想去，姬发最终也只是颤抖着手，捧着殷郊的脸，在人额头上亲了一口。

殷郊不闪不躲地被亲了一下，完了倒是开始害羞了，红着一张脸转个身背过去，还要往被子里躲：“睡觉！”

姬发看着殷郊的背影，忍不住笑起来，到底还是没打扰人，平复下心绪，也努力催着自己进入睡眠——他这些日子睡得不算好，主要是殷郊回来后便一直是郁郁寡欢的样子，门也不出，姬发看在眼里，面上不显，但心里急得不行，做噩梦的情况都加重了——过去他梦到兄长死，梦到殷郊上行刑台，现在他还要梦到殷郊想不开，非要自刎去殉殷商的江山。已经经历过一次失去的人往往最怕“失而复得”四个字，因为那代表着无尽的、害怕得而复失的恐慌。姬发有时候会被噩梦惊醒，坐起来的动静甚至会吵醒身边睡着的殷郊，这金尊玉贵的前太子殿下倒是没半点起床气，往往迷迷糊糊揉着眼睛坐起来，下意识捧着姬发的脸哄，因着太困了，语句也是颠三倒四，无非就是“别怕、都过去了”几个字来回说，偶尔还会哼不成调的歌，姬发后来问过，殷郊一脸坦然，说那是小时候母后哄他入睡的歌谣。而现在殷郊说要加入西岐这一方，这是姬发最想看到的——因为这就说明，殷郊逐渐放下了心结，一切都在慢慢好转了——毕竟之前殷郊为了“成汤江山”四个字而产生的郁结，每一分他都看在眼里。

只是战场危险，也不知道昆仑给殷郊的法宝够不够，是否足以让殷郊远离受伤流血？

—tbc—

姬发你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老婆是仙人好不好。

小兵（几年后）：家人们谁懂啊 我好像和王后私聊过

以防看下来的同学有疑惑 解释一下 上一章说的“战争尚未正式开始”是指西岐保卫战还没全面开打 伐纣更是刚刚开了个头 这是本人的私设 么么哒

期待大家的评论！（如果真的有人看的话）

Chapter 4

Chapter Summary

本质上来说，殷郊已经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了（话糙理不糙的总结）

私设多

纯情小情侣秒变亡命鸳鸯

自从殷郊的玉玉症好了，这文就变成恋爱甜文了（啊？）

从不见天日的沉眠中醒来，脑子里先蹦出来的两个人，一个是深恨的，另一个是深爱的——营帐剖白心意的第二天，殷郊开诚布公，半点不扭捏地向姬发宣布道。

说来也是有趣，姬发殷郊两个人明明两情相悦，睡也在一张床上睡了这么久了，偏偏就还是维持着一个“好兄弟”的假象，什么破格的事情也没干，最逾矩的便是一个落在额头上的吻。按理，作为被亲的那个，殷郊没躲没闪，也算是变相地回应了，可太子殿下从小纯情得不得了，被亲完就害羞起来，躲进被子里装死。姬发不想把人逼得太紧，当晚便也没多说什么，放任殷郊躲着去了。

可这一拖就到了第二日晚上——军营之中事务繁忙，白日确实没有太多时间闲聊，姬发作为主帅，要处理的军务一条接一条，还时不时要接见这位那位，哪有时间同殷郊独处？殷郊倒也默默地不出声，仍旧带着他的斗笠，遮上脸跪坐在军帐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听姬发理事——这也是姬发要求的，说目前暂时不用殷郊上战场，只管每日在军帐中待着就行。殷郊婉拒了一回，解释说军中事务机密，怎么能随便听？姬发抬手掀开殷郊遮面的白纱，看着人的眼睛认真道，叫你听去了有什么要紧？你我之间还说这个？

“这个应该主要是为了，”尽职尽责的押粮官杨戩瞥见帐篷一角小师弟的身影，忍不住跟哪吒吐槽，“安抚主帅情绪吧？”

不管是为了什么，总之殷郊在角落默默听了一天，偶尔也趁着没人在，同姬发交流一下自己的见解——都是质子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殷郊过去是一派天真，专心为父，甚至对自己的事都不曾上心，但也不代表他对这些行军打仗之事不擅长，相反的，作为曾经同龄人之中唯一的“主帅之子”，他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譬如提及联合诸侯伐纣之事，殷郊说，如今周王姬昌仁爱，这样的作风固然得人心，只是要让诸侯听话，还得恩威并施才好。

这话倒是同姬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笑着看向殷郊，打趣道：“殿下不仅仙法高超，见解也高，我西岐何德何能得殿下助力？”

“姬发，”殷郊掀起面帘，漂亮的一张脸带着点被逗弄后的愠意，模样生动得紧，“我是说认真的，如今你父亲病势日渐沉疴，届时西岐大统必定由你主持，你可要想好，如何服众，如何一呼百应。”

“是是是，”姬发看他这样，忍不住笑意更深，“你说的问题，我也有想过，只是没想到殿下与我心意相通，难免觉得高兴。如此看来，将来之事，还请殿下多多指教。”

“嗤——”殷郊被逗得没忍住笑出声来，过去在质子营里，姬发放水让他赢了比试还同他道喜时，也是这副样子——说来，姬发故意让着他这件事，他也是复活之后突然想清楚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于是也跟着奉承道，“世子殿下比我聪颖得多，哪儿需要我来指教？”

一日忙碌，深夜回了营帐，殷郊慢吞吞地解衣服，慢吞吞地爬上床，心里犹犹豫豫，总觉得昨晚的事情还没说完，但怎么开口呢？他苦恼地抬眼看看正在卸甲的姬发，看人清俊的侧脸，看人卷起袖子，露出肌肉结实的小臂...

“殷郊？”姬发注意到这边的目光，抬手在殷郊眼前挥了挥，“看什么呢？”

殷郊回过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清清嗓子，坦诚道：“自然是看你。”

“看我做什么？”姬发好笑道，“还走神了。”

“我在想...”殷郊低下头，下意识又想糊弄过去，但是——但是优柔寡断，实在不是他的作风，昨日他能果断选择加入西岐阵营，今日难道要在感情之事上一躲再躲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骨子里那股天真直率的劲儿窜上来了，又或者是姜王后在天之灵暗中助力——总之，殷郊理清自己的思绪，终于下定决心般抬起头，很坚定地、半点不扭捏道：“我是在想，我当时刚刚死而复生，记忆都是乱的，第一个就想起了你，然后是殷寿。我猜人总是记得对自己最重要的...从不见天日的沉眠中醒来，脑子里先蹦出来的两个人，一个是深恨的，另一个是深爱的——所以——”

“等一下，”被突如其来的剖白砸中，姬发失去白日运筹帷幄的架势，如同一个刚刚尝到爱情滋味的愣头青，欣喜若狂、急不可耐、语速飞快地确认道，“你恨的那个人是殷寿没错吧？”

“当然，”殷郊准备好的话被打断，露出一脸“你中邪了吗”的表情，但还是努力不受干扰地说下去，“所以我——”

中邪是没有的，但可能是多年夙愿得成，高兴太过，姬发几乎要不听殷郊说话，自顾自地打断道：“所以，哪吒说‘相思病’都是真的——我从质子营开始就心悦你，连崇应彪都看出来，你怎么...”他扔下所有的冷静，一步跨上床，握住殷郊的肩，像是拥住期待已久的宝物一般，十万分的急切，“你怎么现在才知道？”

等到已经跨越了生死，等到质子营的那些日子都成了前尘往事，过去了那么久，好在是人心依旧，一往情深。

“抱歉，”殷郊看向姬发的眼睛，很认真地道歉，“是我不好...过去我专注于仰望他人的背影，于这些事情从未细细考虑过...但是现在，”他凑近了，跟姬发额头抵着额头，眸光熠熠，映着眼前人的影子，“再也没有什么背影了...从今往后，我只看到你。”

尘埃落定，尘埃落定——多年的心事终于放下，姬发却发现自己好像连话都不会说了，愣了两秒，只记得和殷郊对视着笑起来：“嗯。”

殷郊看他这样，心里高兴又酸楚，长长的睫毛盖着泪痣闪呀闪，几乎要扑扇出眼泪来——他吸吸鼻子，拉开了一点两人之间的距离，认真道：“我听到过你做噩梦时喊我的名字...不用害怕了，我不会走了，我答应你的。”他探身，摸到姬发置于床边的剑，手腕一转，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递给姬发，“以此为誓，永不食言。”

“只你一人割发，似乎不合规矩，”姬发抬手解开发髻，然后接过殷郊手里的剑，反手也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这样才像话。”他说着放下剑，接过殷郊手中的青丝，将两缕头发绕在一起。

割发起誓，如同性命相抵，从此以后，两个人的命也如这青丝一般，缠缠绵绵，再难分开了。

殷郊看着姬发将那缕头发收好，正出神，就听得姬发问：“那明日起，斗笠是不是能摘了？”出发之前他就问过殷郊，为何要遮住面庞？便是以真面目示人也无妨，若是怕行迹暴露、招惹麻烦，那也是多此一举——以闻仲的本领，怕是殷郊下山第一天，朝歌就得了消息，只是隐而不发罢了。

彼时殷郊回答说，内心犹豫，尚未做好决定，不好露面。

可现在，殷郊心中犹豫已解，二人也已剖白了心意，殷郊日常行迹同世子妃也毫无区别，那又何须继续遮遮掩掩呢？

谁料殷郊依旧摇了摇头：“还是不行。”

“为何？”姬发不解，“西岐的兄弟们也不是不认识你...”在他心中，自召集兄弟们劫法场起，便已是向大家宣布过，殷郊是西岐自家人了。

“姬发，”殷郊认真道，“昔年，舅舅被处死，母后亲自带剑，自称罪臣，意欲自裁——西岐与朝歌已是血海深仇，我身为商王之子，怎好坦然露面？待到伐纣事成，届时再昭告也不迟。”

言辞恳切，条理清晰，倒真有几分别姜王后的影子。

“好，”沉默半晌，姬发神色平静地答应道，“暂且听你的。”

然而万事总有意料之外——殷郊本是隐姓埋名于西岐军队效力，对外只说是杨戩的师弟，这样纵然有部分人对他的身份心知肚明，本人不承认，便也不好说些什么，然而待到战火燃到西岐城外，变故却陡生——混战之中，姬发被闻太师所困，情况危急。

消息传来的时候，殷郊刚刚结束一场与魔家四兄弟的对抗，法身消耗太过，他正借着短暂

的喘息时间略作恢复，尚且苍白着一张脸流着冷汗，听到消息，又惊又急，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喷出来。

点点鲜血染红了眼前的白纱，此时他也顾不得这么多，飞身便往姬发被困之处而去。强行再次催动法身战斗，殷郊没讨到什么好，而姬发以凡人之躯与闻太师的法术相抗许久，也已经晕了过去，两个人双双倒下——至于殷郊带着的斗笠么，也早已不知所终。“诶，我就说，”哪吒急道，“殷郊早晚走火入魔！”

—tbc—

爱情使人走火入魔 除了我cp 我建议大家远离爱情

姬发:以我老婆对我老丈人的崇拜程度，问一下很有必要（开玩笑的其实是高兴疯了）

Chapter 5

Chapter Summary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那日清扫营地偶遇仙人的小兵，从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点了点身边的兄弟们都还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遭遇了此生最大的自我怀疑——世子殿下被困法阵中，这正常，毕竟刀剑无情，战场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跟世子殿下同进同出的仙人去救人，这也正常，不然找这么多修仙之人做什么的呢？不就是为了与殷商阵营的半仙们作战吗？

但是——为什么这位仙人只是不慎露了脸，第二天他就听说，这位隐姓埋名的督粮官的师弟，是殷商的废太子，朝歌城内大名鼎鼎的殷郊？

“啊？”小兵替自己断肢的兄弟紧了紧包扎的布条，脑子里过了几道，到底是瞒下了那天晚上和殷郊私下交谈过的事，犹豫着问，“当真？这位不是被砍头了？”

“自然当真，”资历老些的兵信誓旦旦道，“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穿着昆仑的道袍？还不是昆仑将他救回来了！没见那脖子上的疤么？谁知道这殷商旧臣来我们军营里，是要做什么？”

“啊...有这种事，”小兵张了张嘴，慢吞吞地说，“不过我觉得...”

话还没说完，就被坐在一旁，正兴致高昂地听着这边八卦的另一位兵截断了：“我是从朝歌逃出来的，当年这废太子被砍头，是众人亲眼所见，既是死而复生，也没什么好计较的。”想说的话叫人说了，小兵感激地看这插嘴的人一眼，那老兵却是一脸的不屑：“嗨！谁知道呢，那毕竟是血缘在的亲父子，人死了一回，爹还是亲生爹啊！”

如今战况焦灼，也不怪他有此一想。但小兵念及那晚的交流，总觉得这废太子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挣扎着辩驳道：“可我看他这些时日，凡有战斗，都是站在第一线，同他的师兄们也没什么两样。”

“就是，”在营帐里梭巡着给大伙送药的医官附和道，“这次若不是他，只怕我们的世子殿下要折在法阵里了——我方才听我师父说，他伤得比世子殿下还重呢！要是作伪，何苦到这个地步？”

“是啊！”一旁捂着胳膊上伤口的兵也苍白着嘴唇加入讨论，“别把人揣度得那么坏，这次在战场上若不是这位仙人拉我一把，只怕我就要被一箭穿胸而过了！”

“你冷静点，”医官按住这手臂受伤的人，“你的伤还在淌血呢。”

那个兵被训了一句，不好意思地笑一笑：“那不是...不想看到我的救命恩人被无故猜忌嘛！”说完他又敛起笑，朝着那老兵正色道，“光揣度有什么用，看人家做了什么才是最要紧的！”

这话虽然平直，却也掷地有声，一时营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一瞬之后，一位伤兵怯怯开口：“我觉得这位...殷郊仙人，是好人...”他咽了口唾沫，坦白道，“上次，我，我不小心弄丢了口粮，以为要饿肚子的，偏巧给这位仙人撞到了，他，他把他的口粮分给我了。”

帐篷里的人们为他这番奇遇交头接耳起来，一时又有人大声道：“我也觉得他不是坏人！也不止战场上，之前我家小弟砍柴下山，不慎摔伤，刚巧这位在山林间打坐归来遇上了，一路把我小弟送回来的，若是做戏，真真没必要到这个地步。”

无独有偶，这位发言之后，一时间帐内声音此起彼伏，各自说着这些日子来被殷郊帮助的经历，大到战场厮杀，小到帮老人挑水、下河帮小孩捞小狗...正如大家所说，殷郊若是为了装好人，完全没必要到这地步。

那老兵被说得脸上无光，正待反驳，却见帐内一亮，七嘴八舌的声音瞬时停止——原来是百夫长掀帘进来了：“各位伤势如何了？”

“都好，都好，还活着，”士兵们爽朗笑道，“暂时死不了！”

这也是真心话，战场凶险，加之双方都有仙人助阵，对于凡人来说，能活着已是万幸——但这仗又不得不打，毕竟若是不反抗，只怕全都要被商王拉去做人祭，到时候一个也活不

了，还不如搏一把。

况且西岐这边不同殷商，在对战之中不用人海战术，已是尽力避免凡人士兵加入仙人的对决中去，将无谓的伤亡减到最少。

“我看也是，隔老远便听见喧闹之声，”百夫长脸上露出个难得一见的笑意，“在讨论什么呢？”

帐内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最后还是那年龄最小的兵撑着嗓子开口：“我们在说...殿下身边那位仙人...”

“他是殷寿的亲儿子！”老兵得了话头，毫不犹豫接过去，“谁知道他是不是潜在我们营内做奸细的？”

“你！”其他的兵反驳道，“怎的还在血口喷人？”

果然来了——百夫长听着这喧闹之声，毫不意外地想，世子殿下下的未雨绸缪果然没错——殷郊殿下的身份一旦公布于世，必然遭至非议。

他们这群人都是跟着姬发去朝歌的，认识最久，自然也知道昔日质子营中姬发与殷郊的关系——只要不是没长眼睛，都能看出来姬发对殷郊是情深义重，故此当年姬发说要劫法场救殷郊，兄弟们之间也没什么异议，内心是早已把殷郊当成了西岐自家人。

可惜当年法场之上，兄弟们无能为力，看着殷郊被砍下头颅，内心亦是惋惜万分。如今看到殷郊重返人世，并且终日与姬发同进同出，大家的遗憾得到弥补，是打心底里高兴。

但姬发却背着殷郊召集他们，说若有一日，殷郊身份暴露，普通士兵问起，应当如何回答。彼时他们尚且不解，如今真遇上了，反倒明白过来——世子殿下这是在保护殷郊殿下呢。

还好早有准备——侥幸地叹了口气，百夫长照着姬发教的，理顺思绪，缓缓道来：“殷郊确实是商王殷寿之亲子，但也是世子殿下在质子营中最亲密的战友，是可以交托性命的知己，相识八载，相信世子殿下自有判断；再者，我西岐以仁爱治国，向来不问真心投靠之人的出身。雷震子诞生于雷电之下，出生便是青面红发，但文王不以为意，毫不计较地收留了他，看看如今，雷震子不也是我军一员大将？殷郊虽是废太子，但昨日之事已随身死烟消云散，何须计较太多？若真有怀疑，也只须看他所作所为如何便是，诸位觉得可有道理？”

一番话句句真心，说得众人纷纷赞赏，那老兵则是哑口无言——是啊，西岐军中除殷郊之外，尚有许多从朝歌逃难而来的普通人，既是能容下这些普通人，又何必对殷郊先入为主地加以偏见视之？

“所以还是我说的，”那最先反驳老兵的士兵大声道，“殷郊殿下...仙人，是好人！”

“确实是，”大伙纷纷附和，“确实是好人。”

百夫长见争论平息，因军务在身，便也不再多停留，掀帘而去，只留下一室其乐融融的讨论，与一个沉默的小兵——他沉默倒不是为别的，而是因为他想到个简单的问题——照世子殿下与殷郊同进同出的关系，若是殷郊包藏祸心，早可以趁夜间睡觉之时，把世子殿下给杀了不是吗？

同一片营地里，殷郊正陷在深沉的昏迷之中，不省人事——正如哪吒所言，他走火入魔，经脉逆乱，受了重伤。姬发倒是早就醒来了，一睁眼，才喝了两口水，便先问自己被困之后战况如何，昏迷这一日情况又如何，得知未出什么大乱子，才长舒了口气，然后便担忧道：“那殷郊呢，殷郊如何？”

“殷郊.....”姜子牙捋捋胡子，犹豫道，“他强行催动法相，耗损太过，加之心急非常，有走火入魔之相，现如今还晕着，不过——”见姬发立时就要下床去探望，姜子牙迅速补充道，“我给他服了仙丹，并无生命危险了，只需再静养三日便可。”

走火入魔.....姬发想起他昏迷前见殷郊的最后一眼，对方脸色苍白，只嘴角挂着一抹没擦干净的血痕，豆大的汗珠从额上落下，划过尘土斑斑的脸颊，想来是经脉逆乱，已经疼到了极致。姬发心下一疼，不由得问道：“殷郊现下在哪儿？”

昨日殷郊咯了大半日的血，又呛又咳又吐，场面吓人，血腥气浓烈得散不开，自然是被挪到别的帐子里去养伤了——但姜子牙低下头，很聪明地省去了这番话的前半部分，只谨慎答道：“昨日医官说，您尚未醒来，殷郊也需要人照顾，同处一帐只怕人来人往有碍静养，所以将殷郊安置到别的帐子里去了。”

“知道了，”姬发沉思一瞬，叹了口气，回答道，“既然如此，就让他继续在那边修养，”说着翻

身下床，“我去见他便是。”

陪同姬发到了殷郊营帐门口，姜子牙心领神会地没跟着进去，姬发在帐子里不声不响地待了一会儿，冷静得吓人，出来也不见脸上神色有什么变化，只叮嘱说，近日军中事多，这营帐附近的巡逻值守还应当再加强一些。

“这是自然，”姜子牙也知道姬发担心殷郊身份暴露，多少会掀起些议论的声浪，于是笑着应道，“哪吒杨戬也会多留心的，殿下放心。”

于是接下来三天，姬发白日处理完军务，夜间便去殷郊养伤的帐子里守着，烛火通明，整夜不歇。到了第三天晚上，殷郊终于醒了，他动了动手指，随后迟钝地发现自己的手好像是被人握在手里的。这点小动静惊醒了合衣躺在一旁小憩的姬发，他猛地睁眼，先是低头看看两人交握的手，随后迅速翻身起来，俯下身看向尚未睁开眼的殷郊，小心翼翼地唤：“殷郊，你醒了？”

殷郊的感官尚且处于混沌之中，脑海里像蒙上了一层雾似的，不甚清醒，却也能感觉到自己快要躺成一块木板，于是动了动腿，企图调整一下姿势——这下倒是把他疼清醒了，随着贸然用力的动作而来的，是全身上下仿佛经脉被重塑，骨骼被打断又重接的疼痛。

“唔——”殷郊呻吟着睁开眼，因着烛火的光亮，下意识皱了皱眉。姬发起身下床，将床边的烛火吹熄，顺道取了清水，坐在床沿，按住殷郊的肩：“你经脉逆乱，受了重伤，服了仙丹这才刚醒，不要乱动。”

帐内光线昏暗，殷郊眨眨眼，看清姬发的样子，哑声道：“你怎么样？我睡了多久？”他清清嗓子，感觉出声实在费力，简明扼要地要求道，“水……”

“你睡了三日，放心，这几日只有些小打小闹，无甚大事，我也都好。”姬发一边答着，一边把殷郊扶起来，然后动作轻缓地换了个位置，坐在人身后，当起了人肉靠垫。殷郊身上软绵绵的，方才疼了一回也不敢再用力，只心安理得地朝姬发怀里一倒，小口啜饮起递到唇边的清水来。

喝过了水，殷郊觉得好多了，他试图动动手臂，结果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嘶——”

“不能乱动，”姬发把人往怀里又揽了揽，着急道，“怎么总不听？哪吒劝你别孤身犯险，也是不听，结果受这么重的伤。”

“还不是为了救你，”殷郊底气十足地辩驳，“不然谁愿意吃这个苦。”

“好好好，是我不对，”姬发无奈，“但是哪吒说要集结人马，怎么不等？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不能再孤身犯险了。”

“那还不是着急嘛……”底气十足的殷郊逐渐失去底气，声音越发地小下去，“下次……”下次一定不会如此了？殷郊知道自己该这样许诺的，可却没法讲出这句诺言，哪怕是违心的也不可以。

“不行，”殷郊想了又想，还是正色道，“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我还是要去救你的——干等着我会着急死的，况且战场瞬息万变，谁知道晚一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姬发不说话，半晌没个回应，殷郊着急起来，争辩道：“设身处地想一想……你都救了我那么多次了，哪次不是一样的心急？”

设身处地……姬发愣了两秒，轻轻地笑起来，“也是……你说的有理，那看来以后我得更加小心，对咱们都好，你也一样。”

“这还差不多，”殷郊辩赢了，自然是得意洋洋，“殷寿还在朝歌城端坐着呢！怎么也得亲手杀了他才是。”

姬发帮殷郊揉捏着僵硬的手臂，想起昔年扔了封神榜，殷郊同他吵架，他反问对方：“我救了你的命，你连声谢谢也不说？”，如今他自己倒是做起无礼之人来了，心下觉得好笑，不由得故作严肃地道歉起来：“说来是我疏忽，救命之恩都未曾好好道谢，反倒先责怪起来了。恩公看看这力道可还合适，不适可有缓解？”

“恩公”殷郊眯了眯眼睛，抬抬下巴，样子好像被人揉得舒服的小狗，一开口，声音也是软绵绵的：“手法娴熟，看来没少练习。”

姬发闻言，哭笑不得道：“只给你一人按过，还是在质子营的时候学的，你忘了？”

彼时殷郊常为了得到殷寿的赞扬而自行加练，往往弄得胳膊腿都是酸疼无比，独处的时候哼哼唧唧地抱怨喊疼，姬发为了他，特意学了如何给人按摩松解肌肉，几次下来，手法已是熟练得很。

“当然记得，”殷郊笑眯眯道，“逗你玩儿的。对了，我真面目示人，难道没有引起什么风

波?”

姬发听他提起这个，愣了一下，忍不住笑道：“没有什么风波……倒是来看你的人很多，都是被你帮助过的人，来探望你的。”说起这个，连他也意外，本以为这事儿多少要闹出点风波，谁知后续发展竟然如此——其乐融融，一派和谐。

说是探望也不准确，不少士兵都或多或少地被殷郊帮助过，得知殷郊受了重伤昏迷不醒，心里有些担忧，但不好进营帐打扰，故此都是带了小礼物悄无声息放在帐前，连个名字也不留。还是姬发叮嘱，要帐前守卫留意来人，务必使人留下名字——总不好白收别人的东西。

那些礼物也不是多贵重的宝器，只是路边采的花，或是家中带来的果脯蜜饯，零零碎碎，心意却值千金。

“真的啊?”殷郊的眼睛亮起来，激动道，“没骗我?”

“骗你做什么?”姬发指一指桌子上堆着的那堆礼物，“那都是他们送你的，你往日对人好，大家也都记得。”

“让我看看!”殷郊兴奋不已，试图翻身下床，被姬发一把摁住，到底还是牵动了四肢百骸，欲哭无泪道，“诶哟，好疼。”

“殷郊，”姬发的声音隐含着怒气，“你到底长不长记性?”

“长长长，”殷郊皱巴着脸认错，“没见过这场面，原谅我一次。”

姬发索性扶着殷郊躺下，掀开被子给人按摩小腿，边按边问：“我知道你平日总帮助别人，却也没想到，你帮了这么多人。”

殷郊如今是昆仑弟子，总有需要独自一人寻静处打坐的时候，偶尔上下山路过平民聚集区，见到有身陷囹圄的，就顺手帮上一帮，事情琐碎，他并不曾件件讲与姬发听，故此姬发对此事也只知道个大概，直到这两日，才知道殷郊行了这么多善事。

“举手之劳嘛，”殷郊不以为意，轻松笑道，“我学了仙术，又有武功，自然不能只用在战场上。再说，西岐王室以仁爱亲民著称，就譬如每年秋收时节，王室子弟不论身份如何，都要帮大伙儿割麦子，连文王姬昌也一样——如此看来，我也不好落后吧?”

—tbc—

以下为个人理解:

郊郊为什么人这么好呢——首先他人本来就好，看苏全孝自尽很明显地面露不忍（姬发也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他们俩能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殿之上殷寿随手杀宫人他也是十分震惊，还有追封神榜时的表现，姜子牙也认证他是好人；其次呢感觉郊郊在电影里冲动坦诚，无非是因为太把爹放在心上，后来老爸形象崩塌，果决地就要断绝关系，半点不拖沓，所以复活的殷郊眼里应该是没这爹什么位置了，不说别的，单就一个杀母之仇，永远不可能和解。曾经占据大半视线的爹的身影消失了，作为一个本来就善良的人，殷郊的眼里应该是会看到世间更多需要他帮助的人的。

所以就这么设定了，嘿嘿(◡‿◡)

Chapter 6

Chapter Summary

冤冤相报何时了
私设很多纯属瞎编别当真

西岐一战，殷商阵营竟没讨到几分好，不但没拿下西岐城，反而损兵折将，悻悻而归。不过西岐城内也同样焦头烂额，一场大战结束，短暂休养生息的这段日子里，文王姬昌终于是撑不住，彻底病倒了，巫医看过，直言怕是时日无多。

这件事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文王当年在朝歌被拘了那么久，地牢阴暗潮湿，对身体已是有损，便是殷郊，当年只是去待了一晚，现在提起也仍然是心有余悸。后来姬昌终于被释放，代价却是失去了长子，还被骗吃下了那肉饼，心灰意冷之下被押游街认罪，更是饱受打击，回西岐便病了一场。可即便这样，他也休息不了半点，既要带领西岐抗衡天谴，又要未雨绸缪准备与殷商一战，还要亲自教导姬发如何处理政务，中间还被拥立着做了王，凡此种种，劳心费神，以老人家的身体，能撑到现在已是难得。

文王病重，近日已是不进饮食，姬发每日都要花时间侍疾。西岐上下如同看太阳西沉一般，难免低落。

这日姬发看望了父亲回来，推开院门，便见空中一只通体乌黑的鸟儿在盘旋，看模样，像是有什么想法似的，待着不愿走。姬发端详了一会儿，嘱咐随从取了弓箭来，抬手拉弓射箭，轻而易举便把这盘桓的鸟儿射了下来。

随从捡起鸟儿尸体呈给姬发看，姬发拎起这死鸟的翅膀，抖了抖，也没多说什么，摆手让下人带下去扔了。

也不知这是什么鸟儿？看世子殿下脸黑的。侍卫队长嘀咕着派人拎着鸟去埋，回头一看，就见这脸色极差的世子已经健步如飞地进了内室。

“都下去吧，”侍卫队长宣布道，“不用咱们跟着了。”

这一边，屏退了下人的姬发推开宫室的门，一反常态有些急切地开始找人，四下看看不见人身影，声音不由得大了些，“殷郊？”

“诶，”殷郊从屏风后走出来，“你回来得正好，可以用饭了。”

姬发上前两步，把人盯着，打量再打量，看得殷郊都有些疑惑了，他才问道：“我方才看到屋外有申公豹的鸟……他找你了？”

殷郊愣了一下，不以为意地笑起来，他伸手帮姬发解下披风，然后拉着人往内室走：“是有这么回事儿，今天都来了几回了。”

“他找你何事？”姬发面上表情极其不悦——自打他做了西岐世子以来，已是许久没有这么喜怒溢于言表了，“可是殷寿有话要说？可是要你回朝歌？”

“是这样，无非就是看我学了仙术有些用处，要我回去，”殷郊摁着姬发的肩让他坐下，脸上一派轻松，“懒得理他，不过那鸟儿倒好，看你近日辛劳，刚好打了炖汤喝。”

申公豹若是在此，听到这话，只怕是要气死了，可惜他不在，而殷郊显然也对他没什么同情心，舀了汤尝一尝，咂巴咂巴嘴，连夸美味。

姬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轻松了不少，就着殷郊的手尝了口汤，确实鲜美，忍不住问他：“你亲手做的？”——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本领了？难不成广成子其实也会教授厨艺？

“自然——”殷郊笑咪咪地卖关子，“不是，不过拔毛开腹倒是我弄的。”

世子妃殿下一双手不做羹汤，做这开膛破肚之事倒是熟练——乱世之中该如此，世子殿下对此评价道，况且殷郊还会弹琴，若有机会，自然让你们听。

先不说这机会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去，现下殷郊提起这个话头，不由得又冒出了新想法：“你说，姜子牙是不是也该会这召鸟传信的法术？不如把那拔下来的鸟毛择两支好看的，给申公豹送去。”

“可是可行，”姬发认真考虑了一下这个可能性，理智建议道，“但是姜子牙自从拿了封神榜，已经法力全失了。倒不如让哪吒捏个法诀帮你送一趟，他玩心重，肯定最乐意干这个。”

殷郊点点头：“也是，那明日我自己去寻哪吒，你近日事多得很，就不用操心此事了。”说完他停下箸，看着姬发疲惫的脸，叹气道，“都说了我不会走了，担心成这样。”

“话不能这么说，”姬发严肃道，“明日起，看来这宫室附近的巡逻守卫该加强了，怎的让申公豹的鸟儿都飞进来了。”

“世子殿下英明神武，”殷郊无奈，“真当人人同你一样，射只鸟儿如同吃饭一样简单啊。”说到这里，他略微敛了敛眉，担忧起来：“近日你父亲不进饮食，你也吃得少了，这怎么行？”

昔日看着姬发与崇应彪私斗还能八风不动安心吃喝的殷郊觉得，吃饭真是人生头等大事，在昆仑那段日子，整日食不知味，都快闷死了——秉承着这个思想，这晚他非是监督着姬发吃好了才罢休。

“这些日子奏不了乐，”睡觉的时候，殷郊边解衣服边讲，“我看你休息也不好，可惜不能替你抚琴助眠。”

姬发近日确实是困得不行，偏偏心里事多又不能成眠，入眠困难也只能压着动静翻身，却还是让殷郊知道了。此时这杂务压身的世子殿下散了头发坐在床边，听闻此言，看看殷郊写满关切的脸，略作思考道：“若是助眠，也不用那个，你过去唱的姜王后教你的安眠曲就很好。”

“啊——”殷郊回忆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过去都是叫你吵醒了才唱的，音调都不对，到你这儿怎么什么都好？”他拿起一把铜梳，坐到姬发身后，给人慢慢梳起头发来，“真听啊？”

姬发很放松地应他：“真听，不骗你。”

“那我真唱了，”殷郊清清嗓子正欲开口，又不放心地叮嘱一句，“好不好听都别乱动——这替人梳头的事情我是头回做，拽疼了概不负责。”

昔日他自己赖在母后身边时，母后就常替他梳发，轻轻柔柔，十分放松。若不是看姬发最近确实太累了，他才不会学着干这个呢。

“好。”姬发认认真真地应了一句，在身后人轻柔的歌声里开始想这人不甚熟练地为了他学着做这些事的樣子，忍不住笑起来，心上的阴云好像也被这歌声给暂时驱散了。

歌声柔柔，烛火昏黄，看来殷郊的催眠法子确实有效，因着睡前这难得轻松些的心情，姬发竟然真的睡了一夜安稳觉。

两日后，文王姬昌单独召姬发来病榻前说话。

老人家病了这些日子，今日精神竟然难得好些，他靠坐在床上，仔细打量了一番自己的儿子，目光落在姬发腰间佩戴的、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玉环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你我把这玉环送你时，你还是个小孩儿呢。”

姬发低头看看腰间陪伴自己多年不离身的玉环，笑道：“是啊，彼时我还以为，会在朝歌建功立业，再回来找您呢。”

姬昌摇摇头，严肃道：“你能认清殷寿真面目，遵循本心作出决定，义无反顾返回西岐，已是真正的英雄所为。从远古至如今，又有几人能做到如此果断？”

“父亲，”姬发想起从朝歌城离开，仿佛失去一切的那段日子，心下酸楚，赶忙应道，“儿子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殷寿昏庸无道，天下皆知，不然如今我们也得不到诸侯助力。”

“我听说殷寿军中近日叛逃之人越来越多，还有甘愿做间谍的，”姬昌病着的日子，也没落下正事，“可有此事？”

姬发点点头：“确有此事。”

“这便是……失道寡助，”姬昌叹息道，“当年殷寿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是天下皆知的英雄，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咎由自取。你将来做了王，定要记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是，”姬发认真点头，“殷寿残暴招致天谴，使天下人苦不堪言，讨伐他不只为私仇，更是为了天下苍生，这些年来，普天之下饿死的百姓，夭折的孩童，被虐杀的平民……我都不会忘。”

“这便好。”姬昌满意地笑着点点头，静了一会儿，忽又提起别的事：“殷郊……如今在哪儿？”

姬发看看窗外天色，笑道：“只怕是在哪户人家帮着干农活。”——这些日子殷郊闲着就下地去帮忙，姬发由着他去，只默不作声地加派了跟随的人手——估计现在一股脑都被殷郊薅下地干农活去了。

前几日侍卫回报过，说殷郊殿下是初学者，不甚熟练，但是胜在勤学好问，一派坦诚，倒是很讨大爷大婶们喜欢。

“这孩子心性纯真，”姬昌也看向窗外，缓缓道，“前几日他单独来见我，同我说，一见到我便难免想起殷寿做的混账事，觉得脸上无光。”

“他从小就是这样，”姬发叹气，“小时候在质子营，我因为与人私斗被殷寿罚了，他反而来替他父亲道歉，还往怀里偷偷揣好吃的带给我。”

“不论乱世还是盛世，能有一颗纯良之心是极好的，”姬昌收回目光，叹息道，“我同他说，父是父子是子，往事已矣，何必徒增困扰？”

“父亲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姬发笑道，“昔日他刚从昆仑回来人世，我还怕他想不通这点，紧张了许久……如今他已是慢慢想开了，幸好幸好。”

姬昌笑咪咪地看着儿子一脸失而复得、十分庆幸的样子，心下也觉得欣慰：“这样便好，如此我也不担心了，只可惜时局太乱，想来是无缘主持你二人婚事。”

姬发听了这话，看着父亲形如朽木的脸，心里酸楚，默默地不说话，姬昌却接着道：“昔年商王文丁囚禁你的祖父季历*（1），后来又有你长兄之事……我们两家的恩怨，真算起来，都不知道多久咯——如今也该结束了。”这位日薄西山的老人看向自己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儿子，切切叮嘱道：“王命关系天下，我算不准确，故此无法给你什么预言——不过也不用担心，走一步看一步，你一直做得很好。”

“是，”姬发起身，跪在榻前，“谨记父亲教诲。”

“我走之后，”姬昌淡淡道，“不必大办丧礼，不必守孝，天下为重，切记。”

三日后，文王姬昌崩，同年，文王嫡次子姬发继位，称武王。*（2）

—tbc—

*（1）：有说法是文丁杀了姬发的爷爷季历的借口就是为父报仇，因为武乙死的地方在周人领地，但是其实是忌惮人家发展得太好了啦。这条大家看看就行，别认真。

*（2）：这句我自己瞎编的！

又及：现实生活中请大家爱惜动物！

Chapter 7

Chapter Summary

完结撒花，打出完美结局！

私设比山高，大家看个乐就行了不要深究！

自西岐守城之战胜利，到殷商闻太师战死，一路尸山血海，铁马金戈，西岐从防守一方逐渐转为进攻一方，前来投诚的有识之士也是越来越多，到最后已然形成天下三分，周得其二的形势。与之相对的，殷商阵营损兵折将，且因为昏庸的王与残酷的刑罚，早已失去了民心，大势已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殷商覆灭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天下归心，时机已到，姬发整顿队伍，祭拜过先祖，带领浩浩荡荡的大军，直往朝歌杀去。

殷寿犯下大罪，招致天谴，不可不伐，年轻的王声音洪亮、信心满满地昭告他的跟随者们，只有一次机会！与我一同冲锋！

讨伐殷寿！下面的人群情激奋地喊，替天行道！

排山倒海，气势磅礴，像一把来势汹汹的大火，誓要烧向那朝歌城的王座之上。

星夜兼程，大军行至黄河边，停下来略作休整。姬发与殷郊并肩立在河岸边，看河水奔流不息，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咆哮而去。姬发叹气道，当年我从朝歌城出逃，来到这河岸边的时候，只剩下一人一马，还有从崇应彪手里抢回的鬼侯剑，那时我以为我失去了一切，没想到如今——由此可见，人生之事，实在难预料。

怎么会失去一切？殷郊笑着安慰他，那时我人不在，但我的剑陪着你，还有你兄长送你的雪龙驹。而现在，陪着你的不只有我，还有咱们身后这许许多多的人。

世事弄人，当年满身血污、疲倦归乡的质子，终究是长成了今日万人拥戴、意气风发的王，故地重游，心境与处境，却是完全不同了。

姜子牙与哪吒站得远远的看着姬发同殷郊的背影，哪吒到底孩子心性，快人快语：“师叔，等大战结束，若是胜了，要开榜封神，殷郊是昆仑弟子，是不是也在榜上？”

姜子牙仍然是老神在在的样子，捋一捋胡须，故作高深：“诶，这便是你不通。殷郊下山时，我问过广成子师兄，他说殷郊确实名列封神榜，且命途多舛，一生众叛亲离，与父亲反目成仇，与亲友刀剑相向，最后含恨殉成汤江山而去，方被封神。”看着哪吒焦急的神色，这老头方乐颠颠道，“不过呢，人生命数并非不可改，关键看人怎么选，幸运的是，殷郊并没走命定的那条路，而是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命格已改，封神榜上也就没有他的名字了。”

方才还急得差点踩着风火轮转圈的哪吒听了这话，终于放下心来。一旁的杨戩问道：“师叔，还能这样，原来命格也可以自己改？”

“是人生的路可以自己选，”姜子牙和蔼道，“我常说，福祸无门，唯人所召，殷寿虽然命中注定要解开狐妖的封印，但狐妖的力量如何用，完全是他自己选的。譬如他选择用来耍阴谋诡计，那就注定他今日众叛亲离；若他选择放弃争夺权利，安分做殷商的大将军，说不定成汤江山还可继续安稳下去。”

“哦——”杨戩懵懂点头，“那封神榜的事，他们俩自己知道吗？”他抬抬下巴，示意河边的姬发和殷郊。

“这个嘛，”姜子牙神秘地摇摇头，“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荒凉旷野上，牧野的风刮得凛冽，两军对峙，西岐之师蓄势待发，声势浩大，而殷商之师，大部分已经是由被强抓来的奴隶组成，气势低迷，大有不战而怯的架势。

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战，结果自然是不必说——殷商一方被打得节节败退，成溃散之势，原

本站在阵前的殷寿见大势已去，骑着高头大马急往朝歌城奔去。

“姬发！”殷郊骑在马上呼唤——如今闻太师已死，殷商多是普通人，他也早已不用法身作战了，“殷寿跑了！”

姬发看一眼殷寿逃离的背影，同殷郊交换了一个眼神——以他们对殷寿的了解，此人虽然行事不遵常理，但在战场上绝不是怯战之人，如此奔逃，只怕是——“他要自焚祭天！”殷郊惊呼，“不能让他这么跑了！”

殷寿想死得体面，如同献祭自身祈雨的成汤先祖一般体面，那他们就偏不能让他体面——给姜王后安上恶谥、逼死比干、用酷刑折磨无辜之人的时候，殷寿何曾考虑过别人的体面？

牧野的战场已经接近收尾，姬发嘱咐姜子牙两句，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回头唤一声殷郊的名字，两人一同策马，往朝歌城而去。

朝歌城内此时只剩妇孺，殷寿一路策马奔逃，竟也没人注意到他，身后没了跟随的军队，路边也没了叩首的平民，这单枪匹马的商王满脸尘土，直奔祭天台而去。

祭天台——他登上这高台的时候，在心里冷笑一声，想不到自己苦心经营这么多年，最后还是要死在这里，真是一语成谶。

姬己站在他身侧，模样一如既往的妖娆美丽：“大王，大势已去了么？”

许是命不久于人世，殷寿看向姬己，眼里难得没了看向权势时的贪欲，倒有了一丝温情：“姬发他们追来了，马蹄声就跟在我后面，你是狐妖，逃命去吧。”

姬己摇头，眼里仍是小动物般的执拗：“我本是为了报恩而来，许诺了大王永世为王，如今诺言既破，姬己也难以苟活了。”

“好，”殷寿沉默一瞬，朗声笑起来，“既如此，咱们便共赴黄泉。”说着抽出长剑，向自己脖子上横去——

“噌”的一声响，一支羽箭破空而来，准确地袭向殷寿的剑身，力道之大，霎时就把那即将割开皮肉的剑刃弹开了来。

“殷寿，”姬发放下弓，坦荡道，“咱们堂堂正正再比一场。”

殷寿长剑脱手，回头看向并肩而立的姬发和殷郊，收敛了笑容，恶毒道：“我为什么自刎，你们不清楚么？成汤江山亡于我手，我自然要祭天谢罪——殷郊，你应当同我一起才对，你是我的儿子，也是成汤血脉，如今朝歌城破，你怎么还有脸活着？”

姬发闻言，皱了皱眉，脸色微变，正欲说话，却听得身边的殷郊冷笑道：“这时候想起来成汤江山了？为非作歹，视苍生疾苦如无物的时候，你可曾想过这祖宗基业？”他紧了紧握鬼侯剑的手，向前一步，痛心疾首道，“成汤先祖为化解天谴甘愿自焚，而你呢，姜子牙献封神榜那日，你自己说了什么，你该记得！”

“我征战半生，我最有资格做商王、做全天下的王！换做是你们，难道甘心刚刚获得王位，就为所谓的天谴自焚吗！”被自己的亲儿子如此当面指责，殷寿气得失去理智，反手打翻身后的烛台，火舌触到木头，迅速地燃起来。

“你杀兄弑父，得位不正，天谴是你自己招致，却由全天下的人背负，又是什么道理？”姬发沉声说着，目光紧紧盯着疯狂的殷寿，顺手将殷郊拉了一拉，让人站到自己身后，远离危险的大火，“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非你一人之天下！”

“哈哈哈哈哈，好，好，不愧是我亲手教出来的好儿子们，”殷寿仰天大笑起来，一低头，脸上又浮现出熟悉的狠毒神色，“可惜——”话音刚落，他抬起手，动作迅速地掐住身边姬己的脖子，将人举了起来，姬发和殷郊想上前去拦，却被翻涌的火舌拦住。姬己连一丝挣扎也无，注视着殷寿的眼睛，在这人常年执兵戈、力大无穷的手底下，很快就没了呼吸。殷寿将人往地上一放，松了手——失去支撑，姬己脆弱而纤细的脖子一歪，是彻底被拧断了。

“殷寿！”殷郊不可置信道，“你疯了？”狐妖虽然可恶，但到底是听殷寿心意行事，如今殷寿反手先杀狐妖，却是什么意思？

“我早说过了，”殷寿看着姬己失去光彩的眼睛，嘴角勾起一抹笑，“她是祥瑞，我死了，也不能让她为新朝所用。”

“你真以为人人同你一样？”殷郊嘲讽他，“福祸无门，唯人所召，可惜当年姜子牙说这话，你没听到。”

殷寿把目光从冰冷的尸体移向自己的儿子，挑眉道：“你怎么知道，姬发将来不会与我一样呢？”

殷郊与自己曾经无比崇拜敬仰的父亲对视，长叹一口气：“我就是知道——殷寿，你没明白，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就算姬发将来迷茫无措，我也会陪着他，而你呢，”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委顿在地、毫无生息的姬己，“你已经众叛亲离了，这也是你自己选的。”

“选，”殷寿品味了一下这个字，脸上笑意愈发的深，他后退一步，在猛烈的火光里，任由火舌逐渐卷上他的衣角，“我的死法也由我自己选，新王杀不了我，”他抬抬下巴示意这将三人分隔两边的大火，“天也杀不了我，我自焚而死，却不是为了百姓，又有谁能奈我何？”

“谁说的？”说时迟那时快，姬发抽出剑，像心有灵犀一般，他与殷郊几乎是一同往前，迈过灼热的火海——在这种气势下，火舌仿佛都退缩了一瞬，两把剑一齐往前一送，刺入殷寿的胸膛与腹腔。

“天不杀你，”姬发与殷郊异口同声道，“我杀。”

殷寿身死，祭天台的大火却没熄，火焰毫不留情地吞噬着这殷商最后的、集齐天下之力、熔铸了无数血泪的宏伟建筑，将其烧了个精光——连同那罪行累累的商王殷寿一起，全部烧成昨日的一捧灰烬。

姬发捧着殷郊的脸给人擦掉溅上去的血迹，忽然听得马蹄声由远及近——主战场那边的士兵们结束了战斗，大获全胜，兴奋地往朝歌城而来，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姬发脚边那颗看上去分外惊讶、但是确实已经了无生气的、殷寿的头颅。

在众人的注视下，姬发将割下来的殷寿头颅高举示意，然后毫不犹豫、干净利落地将其抛入火海之中——火舌翻涌了一下，吞噬了这全新的燃料，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在这沸腾的欢呼声中，姬发站在祭天台的熊熊烈火前，弯弓搭箭，射向那在热风中翻卷的“殷”字旗，将其钉在旗杆上，使其再也动弹不得。天光之下，箭身明利地闪亮着，跃动着新王朝的光辉。

于是众人跪拜在地，拥立他们的新王。

都起来吧，姬发笑道，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胜利，今天应当好好庆祝，安置好朝歌城的百姓，和所有的战俘，我们一同庆祝，为天谴的结束，为明日的到来。

晚上庆功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殷郊悄悄离开了人群，朝前朝的王宫深处走去。姬发饮下手中的酒，嘱咐姜子牙和姬旦负责接下来的事，然后便也悄然离席，追随殷郊的脚步，往夜色里去。

殷郊去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昔日姜王后的寝殿。姬发迈过门槛的时候，看到殷郊站在那棵熟悉的花树下，正抬头看着花，任由花瓣飘落到脸上。

“姬发，”感觉到身后人越来越近，殷郊头也不回，“我上次站在这棵树下，是母后去世的那晚，我从噩梦中醒来，听到有人在哭，我爬起来一看，院子里放着母后的尸体，就放在我站的这个位置。”

“别难过，”想起温柔和蔼的姜王后，姬发也觉得怀念，他走上前去，拉住殷郊的手，柔声道，“如今，你也算是为她报仇了。”

“是啊，”殷郊感慨道，“我杀了殷寿，还割下了他的头颅...母后、比干叔祖父、苏全孝、你兄长.....还有无数数不清的人，都算是血仇得报了。”

就像是逝者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一般，殷郊话音刚落，一阵风忽然刮过，吹得树叶哗啦啦作响，花瓣像下雪一般，扑簌簌地往下落。

“我们走吧，”在这漫天的花雨里，殷郊笑着看向姬发，“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我们却还有别的事要做。”

“好，”姬发点头道，“你想去哪里？”

夜色深重，远离了欢庆的人群，新王朝的王与王后并辔而行，一路向城外疾驰而去。

马儿跑过开阔的草地，跑过潮湿的森林，最终停在当年追封神榜的悬崖边。两人坐在马上，听河流奏起澎湃的水声。

“姬发，之前你同我说的话，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殷郊喃喃道。

“什么？”水声太大，姬发没听清楚殷郊的话，“之前如何？”

“我说，”殷郊笑得酒窝浅浅，大声道，“之前的都过去了——你说得对，人生该是一条河流！”

是一条也许会改道，也许会转弯，但永远向前，永远奔流不息的河流。

-end-

彩蛋：

拨营回镐京、建立新王朝、开榜封神，伐纣之后的麻烦事，似乎比打仗还要累。

“姬发，”某天晚上，躺在温暖的被子里，殷郊突发奇想地问起来，“说起来，我也是昆仑弟子，当时封神榜上竟然没我的名字。”

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万一这东西突发奇想，非要照本宣科把他个大活人也封神了呢。

“这个啊，”姬发给殷郊掖掖被角，认真道，“我问过姜子牙了，他说若是你选择了与本来的命数不同的道路，封神榜上就不会有你的名字了。”

“原来是这样，”殷郊往姬发身边凑了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回来西岐没多久，我就问了姜子牙，”姬发摸摸殷郊脖子上那抹不掉的一线红，“只是未曾同你说。”

“为什么不说呢？”殷郊也不是责问，只是好奇，“虽然我也没问。”

“万一你想不开呢，”姬发坦然答道，“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那时候的你连哪吒看了都觉得太——‘内向’，我若告诉你了，你即刻便选择寻死，回天上做神仙去了怎么办？”

殷郊听了这话，心下一酸，柔声宽慰道：“做什么神仙？战争结束，我连打坐都荒废了，谁要去做神仙？”

“是啊，”姬发把人往怀里揽，“你都是我周朝的王后了，昭告过天下，跑也跑不掉了。”

“但若是我一直想不透呢，”跑不掉的殷郊还是好奇，多嘴问道，“若是我死心眼儿，非要殉了成汤江山呢？”

“我早就想好了，”姬发若无其事地回答，“把你打晕，给你下药，怎么着都行，让你睡着，睡到新王朝尘埃落定，再让你醒来，日日拘着你，看你上哪儿殉国去。”

-真的ends了！-

完结啦，给自己撒花！这篇本意就是想写写怎么治疗殷郊的心病，心病好了自然可以完结啦！！！！我们武王和武王后甜甜蜜蜜白头偕老，寿终正寝之后再去另一个世界长相厮守！总之恭喜人生赢家姬发！！！！

之后应该有番外，一些武王和王后的日常生活。

然后可能会整理个完整版Word或者TXT——

番外 兔子急了不咬人

Chapter Summary

武王后中了妖术，变成兔男郎了。

话说自天谴结束，开榜封神以来，盘桓于世间的魑魅魍魉、孤魂冤鬼各有了各的去处，人间太平了不少。不过神话时代到底刚刚结束，天地之间仍然有一些妖术仙法残留着，等着有缘之人将他们唤醒，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周朝的王后殷郊突然中了术法，也是情有可原。

这事儿发生得突然。众所周知，王后殷郊在成为王后之前，曾经是昆仑的弟子，殷商的太子殿下，身手不凡，在伐纣之战中立下过不少战功，如今不用斗法，加上久不上昆仑，法力荒废，殷郊已经许久未曾召唤那三个头的法相，但从小学的近战的本事倒是一点没丢，爱舞刀弄剑的性子也是一点没改，所以一听说北边有小部落不愿意归顺王庭，还频频扰边时，殷郊就主动请缨，带着人马平叛征地去了。

大约用了一个月，叛是顺利平了，小部落也被打得心服口服，不再挣扎，但偏偏部落中的巫祝不愿就范，像恶作剧一样，结阵念咒直击殷郊——事发突然，殷郊只来得及堪堪一躲，但到底还是让咒语擦边而过。

不过好在是没被巫咒正面直击，所以殷郊当时运转了一番内力，并没发现什么不对，过了几天，自觉身体也没出现什么异样，就没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拔营回家了。

王后得胜归来，镐京上下无不欢呼雀跃，武王更是其中最高兴的一个——王与王后多日未见，当晚连庆功宴也没待完，共举了三次杯，就找了借口双双离席，把剩下的事全部甩给了任劳任怨的周公姬旦。

兄友弟恭，是我姬周传统，姬旦看着哥哥嫂子轻松离开的背影，自我安慰道，为兄长分忧是我该做的。

武王与王后久别重逢，干柴烈火，共度春宵，闹到后半夜才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姬发精神矍铄地起来上朝议事，殷郊则完全没有身为王后的自觉——大王都起了，他翻个身抱着被子继续睡，连起身送一送的意思也没有。姬发穿戴好，特意折回床边，掰着殷郊的脸亲一口，殷郊眼睛都睁不开，贴着姬发的脸蹭一蹭，困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姬发被可爱到了，忍不住笑起来，直起身，伸手在殷郊脸上轻轻掐一把，嘱咐下人不许打扰殷郊休息，这才心满意足去上朝。

奇怪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姬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这简直成了个诅咒了，姬发不在的时候，有一定的可能，殷郊会突然陷入危险之中——反正等到姬发忙完回去看一眼，才发现殷郊睡到现在都没起，早膳和午膳都没用。

“殷郊？”姬发有点愧疚地隔着被子拍拍殷郊的背，“该起了，再睡下去天都黑了。”

“唔……”殷郊在被子团里动了动，很不情愿地发出一点轻微的响动。

这也奇怪了，殷郊往日虽然也有起得晚的时候，但从没这么贪睡过，若说是因为昨晚的缘故，昨晚他还顾虑着殷郊刚刚带兵回来，收敛了几分，往常比这闹得狠的日子多了去了，也没见殷郊困成这样啊？这么想着，姬发有点担心起来，伸手去拽殷郊的被子：“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先起来，找个巫医看看……吧？”

被子被掀开，布料一点点褪下去，姬发的声音里逐渐充满了疑惑与不确定，他难得这么迟疑一回，反倒把殷郊吓清醒了——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大事了不成？殷郊睁开眼睛，坐起身看向四周：一切如常，服侍的人也都被打发下去了，不像有什么怪事发生的样子。他看向姬发写满震惊的眼睛，以及努力控制得很平静的表情，迷惑道：“怎么了？”

“殷郊，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姬发一边问，一边在殷郊疑惑的目光中把手伸向他的头顶，“有没有哪里疼，或者头晕？”

“没有啊，”殷郊仔细感受了一下，“除了没睡醒以外，一切都好，到底……”他茫然地伸手，

跟着姬发的动作一起，也摸向自己头顶，结果触手可及的居然不是冰冷的空气，而是一片毛绒绒的温热，并且好像还在轻微地颤抖——“……怎么了？”殷郊不敢置信地摸着头顶多出来的东西，喃喃自语道。

“这应该是兔耳朵，”姬发看着殷郊头顶那对毛绒绒、雪白雪白，内里还透着粉的长耳朵，很简单地得出了答案，“看着像术法所致，要不召姜子牙来一趟吧。”

殷郊在昆仑的时间并不长，对术法的研究仅限于打斗，并不曾涉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眼下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姜子牙了。

虽然长了兔耳朵，但基本的礼数不能忘，所以姬发着人去叫姜子牙的时候，殷郊赶紧爬起来洗漱——这时候也不好叫下人来帮忙，他只能单打独斗，结果穿衣服的时候自己一摸，摸到毛绒绒的、温热的一个兔尾巴，正正好好好长在他脊椎的最末端，屁股上方一点点的位置，俗称尾椎骨处。

“不是吧！”殷郊在心底哀嚎一声，套上衣服就去找铜镜，对镜一看——还好还好，眼睛好像没变红，牙齿也整整齐齐，没有变成兔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姜子牙来的时候，殷郊已经洗漱完毕在那儿等着了，头顶的兔耳朵被人推门带进来的冷风一激，下意识抖了抖，吸引走了姜子牙的全部注意力。

“这……”姜子牙连礼都差点忘了行，“王后这是……”

这是在干什么？姜子牙想，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要不要喊姬旦过来看热闹？

“从今天起来就是这么着了，”姬发看着姜子牙探究的表情，心领神会，很无奈地解释道，“突然长出来的，我估计应该是什么术法，你看看。”

“哦！哦，原来是长出来的，”姜子牙在殷郊一脸“不然你以为是怎么来的”的表情里，笑呵呵地行个礼，“这得凑近看看，失礼了。”

“可能是前几天征讨的那个部落的巫祝干的，”殷郊低下头让姜子牙摸了一下他的兔耳朵，仔细回忆道，“当时都打完了，可能他们的巫祝不服气，清点战场的时候突然要对我使术法，我躲了，但是好像还是让咒语擦肩而过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说？”还不等姜子牙说话，姬发先皱着眉问起来，“昨晚到现在，才听你提起。”

“我当时检查了，没有异常……”殷郊无辜地眨眨眼睛，兔耳朵紧张地晃动了一下，小声解释道，“不是故意瞒你的，其实我也忘了，要不是今天这茬，我都不记得有这件事了……”

唉，姬发看着殷郊单纯的眼睛，默默在心底叹了口气——下次殷郊再出征，一定要单派一个人跟着，天天只负责把殷郊做的事情记下来，回来如实汇报。

“那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姜子牙左看看右看看，见没人说话，尴尬地加入话题，“看法术痕迹，也确实像昆仑仙童学的，一种让人变动物的法术。”

“变动物？”殷郊大惊失色，“意思是说我会彻底变成一只兔子？”

这是上天看殷寿拥有了一只狐狸，所以决定让姬发也拥有一只毛绒绒的小动物？

姬发闻言，也很严肃地看过来，目光锐利得像箭一样，吓得姜子牙摆摆手，连忙补充道：“那倒不至于，这法术也就是让人拥有一些动物的特征，不会使人完全变成动物，况且七日后就会自行解除，不用担心。”

那看来就是那些巫祝心有不甘，又因为首领已经投降，不好再做些什么，只能捉弄殷郊一番，也算是出一口气。

只是当时的咒语，为何现在才起效？殷郊这么想着，也就很直白地问出来，姬发在旁边拦都拦不住。

“这个……咒语的生效与情绪有关，”姜子牙挑起一边眉毛，迟疑着高深道，“或许，或许王后昨日情绪比较激动？”

废话，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到，昨天庆功宴，武王带着王后提前离席了。

“行了不用说了，”殷郊和满脸写着“我就猜到是这样”的姬发对视一眼，忍不住羞得捂住了脸，闷声道，“多谢你跑一趟，车马已经备好，请回吧。”

“是，臣告退。”天已经黑了，姜子牙也觉得继续待下去十分尴尬，爽快地告了退，脚下生风地离开了。

—tbc—

番外 兔子急了不咬人 中

Chapter Summary

写这篇就是为了开车

送走了姜子牙，门一关，跪坐了半天的殷郊火急火燎地站起来，长耳朵随着动作剧烈地晃悠了两下：“嘶——好疼！”

“哪里疼？”姬发很是关心，生怕殷郊的身体因为这咒语出什么问题，“要不还是上昆仑一趟……”

“不是，”殷郊沮丧地耷拉着两只雪白的耳朵，脸上飞红地摸了摸自己的尾椎骨，小声道：“是尾巴，跪久了压着了。”说完又很懊恼地捂住脸，尾音拖得长长的，哀嚎起来：“啊——这要怎么出去见人啊！”

这要是平民百姓也就罢了，偏偏他是大周的王后，顶着兔耳朵，让人看见了算怎么回事儿啊？

“没事，不出去了，”姬发忍不住上手摸一下殷郊毛绒绒的兔耳，手感好得让姬发暗自赞叹，面上还不能显得太高兴，只能柔和着嗓音对殷郊连哄带劝，“这七日就在宫里待着，外面若传出了风声，”姬发说到这里，略微提高了一点声音，目光往身后侍立着的宫人们那边一扫，“就罚这宫里服侍的人一人四十大板。”

下人们一时噤若寒蝉——大王平日里待下人一向宽和，但在涉及到王后的事情上，一概不留半点情面，所以也都知道，若是违反了命令，是当真要吃苦头的，便通通把头垂得更低，当下识趣地先退下了。

“先去沐浴？”看殷郊还是不说话，姬发忍住再摸摸那对兔耳朵的冲动，提议道，“尾巴还疼吗？我帮你看看？”

“嗯……”殷郊按着自己的长耳朵压了压——到浴池还得走一段，这么奇形怪状的好像还是不太好——他略一思索，计上心头，索性伸手去解姬发的外衣，动作熟练得很，三下五除二就给扒下来，然后给自己披上，好盖住兔耳朵：“王上，你再去换衣服吧，我先征用了！”

“唉，”姬发弯腰捡起被拽得掉一地的环佩玉饰，看着殷郊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背影，还是忍不住叮嘱一声，“跑那么快别摔着！”

等姬发到浴池的时候，殷郊已经脱光了在水里等着了，不仅等着，还趴在水池边，很新奇地向他宣布：“我发现兔子尾巴真的很长诶！”

“是嘛，”姬发脱了衣服下水，惯常地搂住殷郊的腰，“往常打猎倒没注意过这个。”

“真的，”身体多了兔子的特征后，殷郊似乎很怕水，见姬发靠过来，忙不迭地伸手搂住对方的脖子，紧紧贴上去，“你摸摸，它是蜷成一个小球的。”

这池子本就是倚着温泉挖的，温度不低，所以这会子两个人是湿漉漉地、滚烫地贴在一起，皮肉相依，姬发揽着殷郊腰的那只手顺势下移，停在尾椎骨附近，试探性地握着对方圆圆的尾巴轻轻一拽，见殷郊没什么反应，这才用力扯了扯，殷郊被拽得缩了一下身子，忍不住惊呼道：“好……”

“疼吗？”姬发停下动作，有点紧张地问，“受伤了？我看看。”

“不疼，”殷郊仔细回想了一下刚刚那种诡异的、让人腰身一软的感受，脸埋在姬发肩颈处，可能是想把自己闷晕过去，“但是挺奇怪的，我也说不好。”

“奇怪？”姬发聪明的脑瓜子难得地没转过弯来，“怎么个奇怪法？”

怎么个奇怪法呢？殷郊想了想，形容不出来，索性坦率提议道：“要不——”他略微抬起头来，刚好对着姬发的耳根子说话，呼出来的热气全扑在对方耳朵上，“要不你再拽一下试试？”说完还不怕死地在姬发手底下扭了扭腰，胯下那根东西暗示性地挨着姬发的蹭了几下：“再拽一下，说不准我就知道了。”

“哗啦啦——”一阵动静略大的水声，姬发托着殷郊的屁股，把他压在水池边上，笑道：“你说

的，可别后悔。”一边就伸手去拽殷郊的尾巴，左右拨弄几下，然后握住了用力一揉——“啊！”尾椎骨处传来又痛又爽的奇异快感，新奇的感觉让殷郊无所适从，加上怕水，他只能死死抱着眼前的人，手脚并用地缠上去，耳朵耷拉着，像一只落在猎人手里瑟瑟发抖的兔子，偏偏还要嘴硬：“谁后悔！你才后悔……啊……”

姬发稳稳抱着殷郊，听他声音都变调了还要犟嘴，越发觉得可爱，存着故意逗弄的心思，掌心压着那团圆球，按住了搓弄起来，指尖还抵着尾巴根，间或挠一挠，挠得殷郊痒得直想躲，偏又躲不开，不一会儿就只能趴在姬发肩上小声地喘，一边喘一边求饶：“别玩儿了……”

“刚刚谁说不后悔的，”姬发抬手在殷郊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拍一下，“欺君罔上？”

“呜！”殷郊本来就被揉得十分情动，此时还被打屁股，又羞又刺激的，下意识缩了一下身子，和姬发贴得更紧了，偏偏姬发这时候又开始拽他的尾巴，一放一抓的，手劲又大，爽得殷郊眼泪都要下来了，久经人事的后穴也开始熟练地湿热起来，整个人快要融化成和这温泉池子一样热烫的一池春水，可怜巴巴道：“王上，饶了我吧……”

“怎么饶你？”姬发松开那被玩得乱糟糟的尾巴，顺手往殷郊臀缝间一摸，熟门熟路地探了两根手指进去，果不其然摸到一手湿滑的温热，带着茧的指腹沿着殷郊高热的后穴内壁略按压了几下，那些温热的淫水就越发丰沛地淌出来，顺着流到姬发掌心里，黏糊糊的——姬发抽出这只手，指间牵着暧昧的银丝，特意在殷郊眼前晃了晃：“摸摸尾巴就这么着了？”

“嗯……”殷郊这会子前面硬着后面也湿着，只想姬发赶紧进来，都已经是夫妻了，再害羞也是多余的，索性小幅度地点点头，大方承认，“很舒服的。”说完张嘴在姬发肩膀上轻轻咬一下，急切催促道：“你快进来，我想更舒服，好不好？”

——饶是姬发一向定力好，此刻也觉得忍无可忍，他摸摸殷郊的背，哄着这死死缠在自己身上的人往后倒一点，靠在池壁上，然后也不再客气，握着自己早就挺立起来的粗大，熟门熟路地往殷郊已经准备好的后穴里一送，满满当当地嵌了进去。

“啊……”被熟悉的滚烫填满，带着轻微疼痛的饱胀感让殷郊舒服得忍不住浪叫了一声，为了更配合一点，他甚至克服恐惧松开了一只手，往后摸过去，握住了自己的尾巴，方便姬发动作：“好了……”

“没事，放开就好。”姬发一边哄，一边伸手把那团被蹂躏得凄凄惨惨的尾巴解救出来，握在掌心里，随着下身挺弄的节奏一起轻轻地揉捏起来——双重刺激，这下让殷郊舒爽得不行，恨不得捂着脸尖叫，想咬着手稍微忍一忍声音，又想起上次这么做的时候姬发说了不让，所以只好委屈地微张着唇，露出一点点鲜红的舌尖来，黏糊糊地凑上来要亲。姬发压着他倒回去，如他所愿地亲上来，含着殷郊的舌尖一吸，迫使殷郊只能张开嘴，任由姬发在他口腔里攻城略地，像被拎住了后脖颈的兔子一样，温顺地任人施为。

“我听人说，兔子易孕，”在殷郊被操得神情迷糊、嘴角都有银丝淌下的时候，姬发突然附在殷郊耳边，带着点笑意小声说，“你说你长了兔耳朵和兔尾巴，会不会也像兔子一样容易受孕，然后生一窝小兔子出来？”

“什么？”殷郊爽得不知今夕是何夕，连姬发说了什么也不知道，下意识张嘴问了一句，换来姬发用力的一记深顶。

“啊——”殷郊被顶得尖叫一声——他们俩昨夜胡闹了大半夜，今天姬发许是心疼他身体不适，做的时候动作都缓和不少，深入浅出地抵着他的敏感点磨，这会子突然全拔出去又送进来，惊得殷郊腰腹一紧，就这么射了出来，精液落在水里，把池水染上一丝浑浊。

“我说，”姬发很有耐心地抱着殷郊，等他从高潮中恢复过来，慢悠悠地重复道，“兔子易孕，我要是射进去，你会不会生小兔子？”

“唔……”殷郊刚射完，整个人懒洋洋的，没什么太多想法地摸摸自己的腰腹处，隔着柔韧的皮肤肌肉好像都能摸到姬发的粗大，脑子还没转过来，顺着姬发的话往下想，随口道，“好深……真怀上了怎么办？”

平时这样倒没什么，如今他要是真的像兔子一样长出孕育生命的那处来，只怕真的要被灌满怀上了。

“没事，”姬发抬手在殷郊漂亮的胸乳上捏了几把，然后一路往下，滚烫的掌心覆在殷郊的小腹上揉了揉，揉得殷郊在他手底下受不住地颤抖了几下，才很满意地笑起来，“怀了就生，我大周养几个小崽子还是养得起。”

然后浴池里的水声又大起来，夹杂着殷郊绵绵的喘息，蒸腾在温暖的水汽里，一室春光。

等到这漫长的沐浴结束，殷郊已经走不动了，被姬发搂着擦干了身子，外袍一盖，抱在怀里回的寝宫。殷郊的背一直抵在池子的石壁上，虽然姬发给他拿衣服垫着了，磨久了也有了红印子，姬发心疼得很，拿了药来亲自给抹上，一边涂抹一边用了点力气按摩，防止明日起来青一块。

“殷郊？”揉着揉着，原本安安分分趴在那儿的殷郊突然扯过被子，把脸埋了进去，兔耳朵轻微地抖动着，姬发以为他不舒服，担心地拍拍他，喊了一声，没反应，直接了当地抓住兔耳朵轻轻一扯，终于把殷郊从兔子洞里拽出来——这人竖着兔耳朵，眼睛红红地转过头来看着他：“怎么能拽耳朵！”

“对不住，”姬发忍着笑，安抚性地在那毛绒绒的耳朵上摸了一把，“我以为你身体不适，有点担心你。”

“我没事，”殷郊把头转过去，兔耳朵又诡异且灵敏的耷拉下来——根据姬发的观察，这应该是害羞的前兆，果不其然，就看到殷郊揽着枕头，小声说，“但是摸背的感觉也很……”他斟酌了一下，“奇怪。”

好吧，姬发又学到了新知识，原来摸兔子的背，是会让兔子发情的。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